

内部发行

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

· 散 文 ·

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编
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研室

1983.1

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

· 散文 ·

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编
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研室

1983.1

wt1 / P4 / 4

目 录

花	曹靖华(1)
忆当年, 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!	曹靖华(4)
小桔灯	冰 心(10)
樱花赞	冰 心(14)
腊八粥	冰 心(19)
廖静秋同志	巴 金(21)
从镰仓带回的照片	巴 金(25)
怀念萧珊——随想录五	巴 金(31)
镜泊湖	臧克家(45)
书的故事	臧克家(51)
记一辆纺车	吴伯箫(58)
菜园小记	吴伯箫(63)
雨中登泰山	李健吾(67)
琼楼玉宇, 高处不胜寒	季羨林(73)
香山红叶	杨 朔(79)
茶花赋	杨 朔(83)
荔枝蜜	杨 朔(86)
雪浪花	杨 朔(89)
樱花雨	杨 朔(94)
黄鹂——病期琐事	孙 犁(99)
远的怀念	孙 犁(103)

童年漫忆·····	孙犁(107)
日出·····	刘白羽(113)
长江三日·····	刘白羽(118)
春雪·····	刘白羽(128)
边疆风貌·····	碧野(132)
山泉水暖·····	碧野(141)
黄山秋行·····	黄秋耘(148)
社稷坛抒情·····	秦牧(154)
古战场春晓·····	秦牧(162)
土地·····	秦牧(167)
鬣狗的风格·····	秦牧(175)
长街灯语·····	秦牧(179)
挥手之间·····	方纪(186)
我的老师·····	魏巍(195)
依依惜别的深情·····	魏巍(201)
黄山小记·····	茵子(210)
香溪·····	茵子(215)
第二次考试·····	何为(219)
沧海日出·····	峻青(223)
船夫曲·····	魏钢焰(232)
青山翠竹·····	袁鹰(241)
白杨·····	袁鹰(245)
山·湖·草原·····	李若冰(247)
阳明春色·····	施翠峰(255)
三分春色一分愁·····	丁颖(259)
哪里去了,放风筝的姑娘·····	张洁(261)

依伯·····	张 洁(268)
盼儿·····	贾平凹(274)
丑石·····	贾平凹(278)
哥德巴赫猜想·····	徐 迟(280)
铁托同志·····	刘白羽(308)
谁是最可爱的人·····	魏 巍(315)
一个人和他的影子·····	刘宾雁(321)
大雁情·····	黄宗英(368)
船长·····	柯 岩(395)
中年颂·····	理 由(424)
祖国高于一切·····	陈祖芬(440)

花

曹 靖 华

曹靖华(1897——),原名曹联亚,河南省卢氏县人。著名文学翻译家、散文家、教授。主要著作有:散文集《花》、《春城飞花》、《飞花集》等。此外,有关俄国和苏联文学作品的译著甚丰。

《花》选自散文集《花》(作家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),《忆当年,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!》选自《现代散文百篇赏析》(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,原载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《人民日报》)。

古往今来,有多少诗人用自己的名句,对花纵情咏叹呢!
苏东坡甚至——

只恐夜深花睡去,
故烧银烛照红妆。

惜花如此,岂独东坡为然哉?

而当年呵,花开花谢全不知,我对花却只有麻木之感。
一九四九年,春进了北京城。

从此,年年岁岁,劳作之余,我在庭院里,居然也有心栽花花盛开了。

从此,每当劳作归来,跨进门坎,顿觉春色满院,花香袭人,神清气爽,困顿尽消。

花,它那芬芳艳丽的色香与充沛的活力,令须发霜白的

人，闻鸡起舞，不知老之将至；令青少年倍感朝气蓬勃，生力无穷。花，它给人带来无限喜悦，令人在劳作之后，得到更好的休息。这喜悦和休息是休养，而并非优游度日，玩物丧志。花，它使人在劳作之后，更好地养精蓄锐，准备用这磅礴的新鲜力量，去迎接明天的劳作和战斗。

花是可贵可爱的。

然而，最可贵可爱的，是人类的花——新生代。

可是，当年呵，这最可贵可爱的花，却几乎全被成群的虎狼蹂躏光了，所以，鲁迅大声疾呼：“救救孩子”。

鲁迅的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这爱憎何等分明、强烈、感人。当年正是黑浪滚滚，汹涌而来，有毒的书刊，像鲁迅所说，直如“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”，眼看一批批最可贵可爱的花朵，尽被黑浪卷去。鲁迅纵身向前，“肩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”。

鲁迅，这是党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的 大仁大勇的“护花人”。

鲁迅，他在当年反革命的“围剿”中，在举世未有的残酷险境中，总在关切着花的成长，总在引水施肥，细心护理，即使在牙缝中吧，也要使新的生机能够滋长、繁荣。

最近，同志们反复谈到如何更好地贯彻党的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怎么让我们文艺的花，不拘一格地开得挺拔而艳丽，给人无限活力，使人能闻鸡起舞呢？

一位同志说：

“可别忘记儿童文学呀！”

千万双渴望的聪慧的小眼睛，顿时在脑子里闪耀起来。

另一位同志的声音：

“对！养花须从幼苗着手。”

我不由得联想到十九世纪俄罗斯大批评家别林斯基，当年他是多么殷切期望着多出现一些“连大人也喜欢看的”儿童文学书！他说这些大读者看着这些书的时候，“一面读，一面被轻松的想象带回到自己童年时代的光明岁月里。”

我不由得联想到有位同志谈到儿童文学的话：“这些书在摇篮旁边同孩子们见面，伴着他们一块儿度过少年儿童时代，又把青年人送到海阔天空的生活里去。”

呵，勇敢、机智的新生代哟，满怀着热情和美好理想，准备插翅向共产主义远大目标高飞远翔的新生代哟，这人间最美丽的花呀，正是须从幼苗着手培育呢！

呵，黄继光、刘胡兰……不都是党亲手抚育的，共产主义甘霖灌溉出来的鲜花吗？人间还有什么花朵能同他们争妍呢？！

呵，这是人类真正的宝花。我想，这样的花，即便移植到冰雪严封了亿万年的南北极，移植到南北极的冰山的顶峰，他们也将凛然耸立，迎风怒放，绚烂庄严，并世无两呵！这些花将放出万道金光，与红日争明，令半年常夜的南北极，成为永昼不夜的光明世界！

栽花，原是平凡的劳作，也是不平凡的劳作。趁春光正好，挽起衣袖，动手来“有心栽花”吧。

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日

忆当年，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！

曹靖华

幼年读书，遇“服之不衷，身之灾也”，曾想：衣所以蔽体、御寒而已，怎么穿得不当，还足招祸！遇孔子“微服而过宋”，曾想：象“万世师表”那样方正、古板，道貌岸然，连走路都“行不由径”，吃饭也“割不正不食”，一旦人要杀他，为了避免人注意，怎么还把平常的衣服都换了逃走呢？此外还遇到许多有关穿着的话，当年都不求甚解，终以不了了之了。

辛亥革命初年，我满身“土气”，第一次从万山丛中出来，到县城考高小。有位年纪比我约大两倍的同乡说：“进城考洋学堂，也该换一身象样的衣服，怎么就穿这一身来了。”

我毫不知天高地厚，一片憨直野气，土铤一样，这么铤了一句：“考学问，又不是考衣服！”

这一铤非同小可，把对方的眼睛铤得又大又圆了。他连声说：“了不起！了不起！言之有理！有理！”

我当时不辨这是挖苦，还是正语。不求甚解，仍以不了了之了。

总之，书是书，我是我。不识不知，书本于我何有哉！

“五四”风暴中，作为一个北方省城的中学生，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会议。这宛如一枚刚出土的土豆，猛然落入金光耀目的十里洋场。“土气”之重，和当年从深山

落入县城的情况比来，真是天上人间了。

如此“土气”的穿着，加之满口土腔，甚至问路，十九都遭到白眼。举目所至，多为红红绿绿，油头粉面。不快之感，油然而起。碰壁之余，别有一番从所未尝的涩味在心头。我咀嚼、回味……后来读到鲁迅先生有关文章时，才恍然大悟：甚矣，穿着亦大有文章也！

鲁迅先生在《上海的少女》一文中，曾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在上海生活，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。如果一身旧衣服，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，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，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。所以，有些人宁可居斗室，喂臭虫，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，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。”

啊，原来如此。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。还有鲁迅先生尚未行之于文字的，这姑且放下不表。

且说当年北京，我总觉有所不同。尽管岁月飞逝，人事沧桑，而阴丹士林一类的蓝大褂“江山”，总稳如磐石。男女老幼，富贵贫贱，无不甘为“顺民”。春夏秋冬，时序更迭，蓝大褂却总与其主人形影相随也。溽暑盛夏，儒雅之士，倘嫌它厚，改换纺绸、夏布之类的料子而已。但其实，那也不见得真穿，出门时，多半搭在肘弯上作样子，表示礼貌罢了。短促的酷暑一过，又一元复始了。其他季节，不管“内容”如何随寒暖而变化：由夹而棉，或由棉而皮；也不管怎样“锦绣其内”，外面却总罩着一件“永恒的”蓝大褂。实在说，蓝大褂在长衣中也确有可取之处：价廉，朴素、耐脏、经磨，宜于御风沙……对终日在粉笔末的尘雾中周旋的穷教书

匠说来，更觉相宜：这不仅使他雪人似地一出教室，轻轻一掸，便故我依然，且在一些富裕的同类和学子面前，代他遮掩了几许寒酸，使他侧身“士林”，满可无介于怀了。

不仅如此。在豺狼逞霸、猎犬四出的当年，据说蓝大褂的更大功能，在于它的“鱼目混珠”，但其实也不尽然。同样托庇于蓝大褂之下，而竟不知所终者，实大有人在！不过同其他穿着相比，蓝大褂毕竟“吉祥”得多了。这虽然是无可奈何中的聊以自慰的偏见而已。

某年秋夜，一个朋友把我从天津送到北京。另一个朋友相见之下，惊慌地说：

“呀，洋马褂！不行，换掉，换掉！”

我窘态万状，无言以对。殊不知我失掉“民族形式”的装备也久矣。他忽然若有所悟地转身到卧房里取了一件蓝大褂，给我换上，就讲起北平的“穿衣经”来。

实在说，我向来是不喜欢“洋马褂”，钟爱蓝大褂的。不过这以前，此一地，彼一地也。穿着蓝大褂在异邦马路上行走，其引人注目，正不亚于狗熊在广场上表演。而现在和蓝大褂重结不解之缘，恰是“适怀我心”了。

不久，我就穿着这“适怀我心”，而且又能“鱼目混珠”的蓝大褂，到了阔别的十里洋场。

不知怎的，也许因为久别重逢，分外兴奋了吧，我这如此“土气”的蓝大褂，昨天整整半日，鲁迅先生仿佛都没有发现。第二天用过早饭，一同登楼。坐定之后，正不知话题从何开始。窗明几净，鸦雀无声，旭日朗照，满室生辉。我们恬淡闲适，万虑俱无。如此良辰，正大好倾谈境界也。这时

鲁迅先生忽然把眉头一扬，就象哥伦布望见新大陆似的，把我这“是非之衣”一打量，惊异地说：

“蓝大褂！不行，不行。还有好的没有？”

我感慨地说：“北方之不行也，洋马褂……”

他没待我说完，就接着说：

“南方之不行也，蓝大褂呀！洋马褂倒满行。还有好的没有？”

我一面答有，一面把那顿成“不祥之衣”的蓝大褂下襟，往起一撩，露出了皮袍面：这是深蓝色的，本色提花的，我叫不出名字的丝织品，堪称大方、素雅，而且柔和、舒适。

鲁迅先生一见，好象发现了我的保险单一样，喜不自胜地说：

“好，好！满及格！”

他放心了。面露微笑地喷了一口烟说：

“没事别出门。真要出门时，千万不能穿这蓝大褂。此地不流行。否则易被注意、盯梢，万一被盯上可不得了！”

当时的确是“沪上实危地，杀机甚多，商业之种类又甚多，人头亦系货色之一，贩此为活者，实繁有徒，幸存者大抵偶然耳。”^①

接着他就谈到不但要注意穿着，而且要注意头发梳整齐，皮鞋擦光等等。

蓬首垢面、衣冠不整、外表古怪，都足引起注意，闹大乱子。连举止也都要留神……

“这是用牺牲换来的教训呀。”

^①《鲁迅全集》卷9，页351。

他结论似地这么来了一句，又点起一支烟，吸了一口。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下，接着说：

“在上海过生活，就是一般人穿着不留心，也处处引起麻烦。我就遇到过。”

他喷了一口烟，停顿了一下，用说故事的口气，从容不迫地一边回忆，一边说起来：

有一次，我随随便便穿着平常这一身，到一个相当讲究的饭店①，访一个外国朋友②。饭店的门丁，把我浑身上下一打量，直截了当地说：

“走后门去！”

这样饭店的“后门”，通常只运东西或给“下等人”走的。我只得绕了一个圈子，从后门进去，到了电梯跟前，开电梯的把我浑身上下一打量，连手都懒得抬，用脑袋向楼梯摆了一下，直截了当地说：

“走楼梯上去！”

我只得一层又一层地走上去。会见了朋友，聊过一阵天，告辞了。

据说这位外国朋友住在这里，有一种惯例：从来送客，只到自己房门为止，不越雷池一步。这一点，饭店的门丁、开电梯的，以及勤杂人员等等，都司空见惯了。不料这次可破例了。这位外国人不但非常亲切而恭敬地把我送出房门，送上电梯，陪我下了电梯，一直送到正门口，恭敬而亲切地握手言别，而且望着我的背影，目送着我远去之后，才转身回

①即华懋饭店。

②即美国革命女作家史沫特莱。

去。刚才不让我走正门的门丁和让我步行上楼的开电梯的人，都满怀疑惧地闭在闷葫芦中……

他喷了一口烟，最后结束说：

“这样社会，古今中外，易地则皆然。可见穿着也不能等闲视之呀。”

1961年9月3日

小 桔 灯

冰 心

冰心(1900——)，原名谢婉莹。福建省长乐县人。现代著名女作家。主要著作有：《冰心小说散文选》、《冰心选集》；散文集《寄小读者》、《归来以后》、《樱花赞》、《我们把春天吵醒了》、《小桔灯》、《拾穗小札》等。

《小桔灯》选自《小桔灯》一书，《樱花赞》选自散文集《樱花赞》(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)，《腊八粥》选自《新港》一九七九年第三期。

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。

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，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。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。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，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、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，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，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。她不在家，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，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，叫我等着她。

我在她桌前坐下，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，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，过了一会，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。我掀开帘子，看见一个小姑娘，只有八九岁光景，瘦瘦的苍白的脸，冻得发紫的嘴唇，头发很短，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，光脚穿一双草鞋，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。

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，把手缩了回来。我问她：“你要打电话吗？”她一面爬下竹凳，一面点头说：“我要××医院，找胡大夫，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！”我问：“你知道××医院的电话号码吗？”她摇了摇头说：“我正想问电话局……”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，就又问她：“找到了大夫，我请他到谁家去呢？”她说：“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，她就会来的。”

我把电话打通了，她感激地谢了我，回头就走。我拉住她问：“你的家远吗？”她指着窗外说：“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，一下子就走到的。”说着就登、登、登地下楼去去。

我又回到里屋去，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，又拿起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来，看了一半，天色越发阴沉了，我的朋友还不回来。我无聊地站了起来，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，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，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。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，塞在手提袋里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，走到那小屋的门口。

我轻轻地叩着板门，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。抬头看见我，先愣了一下，后来就微笑了，招手叫我进去。这屋子很小很黑，靠墙的板铺上，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，大约是睡着了，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，她的脸向里侧着，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，和脑后的一个大髻。门边一个小炭炉，上面放着一个小砂锅，微微地冒着热气。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，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，不住地打量我。我轻轻地问：“大夫来过吗？”她说：“来过了，给妈妈打了一针……她现在很好。”她又象安慰我似地说：“你放心，大夫

明早还要来的。”我问：“她吃过东西吗？这锅里是什么？”她笑着说：“红薯稀饭——我们的年夜饭。”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，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。她没有作声，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来，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，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。

我低声问：“你家还有什么人？”她说：“现在没有什么人，我爸爸到外面去了……”她没有说下去，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瓢一瓢的桔瓣来，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。

炉火的微光，渐渐地暗了下去，外面更黑了。我站起来要走，她拉住我，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，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，象一个小筐似的，用一根小竹棍挑着，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洋蜡头，放在里面点起来，递给我说：“天黑了，路滑，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！”

我赞赏地接过，谢了她，她送我出到门外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她又象安慰我似地：“不久，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。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。”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圆圈，最后按到我的手上：“我们大家也都好了！”显然地，这“大家”也包括我在内。

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，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。这朦胧的桔红的光，实在照不了多远；但这小姑娘的镇定、勇敢、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，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！

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，看见我提着桔灯，便问我从哪里来。我说：“从……从王春林家来。”她惊异地说：“王春林，那个木匠，你怎么认得他？去年山下医学院里，有几个学生，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，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，据说他常